八編類纂

八編類纂卷之一百八十

左編

臣類　相臣

唐褚遂良

褚遂良字登善杭州錢塘人也帝將有事泰山至洛陽星孛太微犯郎位遂良諫曰陛下撥亂反正功超古初方告成岱宗而彗輒見此天意有所未合昔漢武帝行岱禮優柔者數年臣愚願詳慮帝悟詔罷封禪遷諫議大夫兼知起居事帝曰卿記起居大抵人君得觀之否對曰今之起居古左右史也善惡必記

戒人主不爲非法未聞天子自觀史也帝曰朕有不善卿必記邪對曰守道不如守官臣職載筆君舉必書劉洎曰使遂良不記天下之人亦記之矣帝曰朕行有三一監前代成敗以爲元龜二進善人共成政道三斥遠羣小不受讒言朕能守而勿失亦欲史不能書吾惡也是時魏王泰禮秩如嫡羣臣未敢諫帝從容訪左右曰方今何事尤急岑文本況言禮義爲急帝以不切未領可遂良曰今四方仰德誰弗率者惟太子諸王宜有定分帝曰有是哉朕年五十日以衰怠雖長子守器而弟支子尚五十餘人心常念焉

自古宗姓無良則傾敗相仍公等爲我簡賢者保傅之夫事人久情媚熟則非意自生其令王府官不得過四考著爲令于時皇子雖幼皆外任都督刺史遂良諫曰昔二漢以郡國叅治雜用周制今州縣率倣秦法而皇子孺年並任刺史陛下誠以至親扞四方雖然刺史民之師帥也故漢宣帝曰與我共治惟良二千石乎臣謂皇子未冠者可且留京師教以經學畏仰天威不敢犯禁養成德器審堪臨州然後敎遣昔東漢明章諸帝友愛子弟雖各有國幼者率留京師訓飭以禮訖其世諸王數十百惟二人以惡敗自

餘貪和藥教皆為善良此前事已驗惟陛下省察帝嘉納太子承乾廢魏王泰間侍帝許立為嗣因謂大臣曰泰昨日投我懷中云臣今日始得為陛下子更生之日也臣惟有一子百年後當殺之傳國晉王朕甚憐之遂良曰陛下失言安有為天下主而殺其愛子授國晉王乎陛下昔以承乾為嗣復寵愛泰嫡庶不明紛紛至今若必立泰非別置晉王不可帝泣曰我不能卽詔長孫無忌房玄齡李勣與遂良等定策立晉王為太子時飛雉數集宮中帝問是何祥也遂良曰昔秦文公時有侲子化為雉雌鳴陳倉雄鳴南

陽侲子曰得雄者王得雌者霸文公得其雌遂雄諸侯始爲寶雞祠漢光武得其雄起南陽有四海陛下本封秦故雄雌並見以告明德帝悅曰人之立身不可以無學遂良所謂多識君子哉黃門侍郎叅綜朝政莫離支遣使貢金遂良曰古者討弒君之罪不受其賂魯納郜鼎太廟春秋譏之今莫離支所貢不臣之篚不容受詔可以其使屬吏帝旣平高昌歲調兵千人往屯遂良諫諍不可帝志取西域寘其言不用西突厥寇西州帝曰往魏徵褚遂良勸我立麴文泰子弟不用其計乃今悔之帝於寢宮側別置院居太

子絕不令往東宮遂良諫以爲周世問安三至必退漢儲視膳五日乃來且朋友深交者易怨父子滯愛者多忿宜許太子嘗計旬日半遣還宮近師傅尊學藝以廣懿德帝從其言帝寢疾召遂良長孫無忌曰漢武帝寄霍光劉備託諸葛亮朕今委卿矣太子仁孝其盡誠輔之謂太子曰無忌遂良在而無憂因命遂良草詔高宗卽位封河南郡公坐事出爲同州刺史再歲召拜尚書右僕射帝將立武昭儀召長孫無忌李勣于志寧及遂良入或謂無忌當先諫遂良曰太尉國元舅有不如意使上有棄親之譏又謂勣上

大臣能諫此躬何事不濟

所重當進曰不可司空國元勳有不如意使上有斥功臣之人吾奉遺詔若不盡愚無以見先帝既入帝曰罪莫大於絶嗣皇后無子今欲立昭儀謂何遂良曰皇后本名家奉事先帝先帝疾執陛下手語臣曰好兒好婦今付卿且德音在陛下耳可遽忘之皇后無他過不可廢帝不悅翌日復言對曰陛下必欲改立后者請更擇貴姓昭儀昔事先帝身接帷第今立之奈天下耳目何帝羞默遂良因致笏殿陛叩頭流血曰還陛下此笏乞歸田里帝大怒命引出武氏從幄後呼曰何不撲殺此獠無忌曰遂良受顧命有罪

全比一狀有功不居功有罪不明功人臣之義當如是

不加刑。會李勣議異武氏立乃左遷遂良桂州都督貶愛州刺史遂良內憂禍恐死不能自明乃上表曰往者承乾廢岑文本劉洎奏東宮不可少曠宜遣濮王居之臣引義固爭明日仗入先帝留無忌玄齡勣及臣定策立陛下當受遺詔獨臣與無忌在陛下方草土號慟臣即奏請即位大行柩前當時陛下手抱臣頭頸及無忌請即還京發哀大告內外寧謐臣力小任重動貽伊戚螻蟻餘齒乞陛下哀憐帝昏懦牽於武后訖不省歲餘卒年六十三後二歲許敬宗李義府奏長孫無忌逆謀皆遂良驅煽乃削官爵二千

彥甫彥冲流愛州殺之

唐鄭畋

鄭畋字台文滎陽人會討徐州賊龐勛書詔分委畋思不淹晷成文燦然無不切機要當時推之勛平進學士承旨聽以諫忤懿宗賜罷畋草制書多褒言韋保衡等惡之以爲附下罔上貶梧州刺史僖宗立以右散騎常侍召還故事兩省轉對延英獨常侍不與畋建言宜備顧問詔可遂著于令以兵部侍郎進同平章事交廣邕南兵舊取嶺北五道米往餉之船多敗没畋請以嶺南鹽鐵委廣州節度使韋荷歲貲海

取鹽直四十萬緡市虔吉米以贍安南罷荆洪等漕役軍食遂饒從以王師甫爲嶺南供軍副使師甫請兼總兵而歳加獻錢二十萬緡畋曰苟且有功而師甫以利啖朝廷謀奪其兵不可罷之再遷門下侍郎乾符六年黄巢勢浸盛據安南騰書求天平節度使帝令羣臣議咸請假節以紓難畋欲因授嶺南節度使縻之而盧攜方倚高駢使立功乃曰駢才略無雙淮南天下勁兵又諸道之師方至蕞爾賊奈何捨之令四方解體邪畋曰巢之亂本於饑其衆以利合故能興江淮根蔓天下國家久平士忘戰所在閉壘

不敢出。如以恩釋罪。使及歲豐。其下悉歸。衆一離巢
即几上肉耳。僕射于琮言南海以寶產富天下如輿
賊國藏竭矣天子內亦屬騈乃然攜議畋曰安危屬
吾等而公以淮南用兵吾不知所稅駕會騈奏南蠻
方強請如西戎以公主下嫁攜又議從之畋以爲損
國威靈不可卽抗論至相詬謾攜怒拂衣去裾鹹於
硯因抵之乃俱罷以畋爲太子賓客分司東都明年
爲鳳翔隴西節度使募銳兵五百號疾雷將境中盜
不敢發發輒得巢陷東都遣兵戍京師以家財勞行
妻自紉衣給戰士帝出梁洋畋上謁斜谷泣曰將相

誤國臣請死以懲無狀帝勞遣之且曰公謹扼賊衝無令得西向晟曰方艱虞時事有機急不可中覆請便宜從事臣當以死報國帝曰利社稷無不可晟還範士卒繕器械濬城隍使于梁者道相屬俄而賊使至諸將皆欲附賊晟開諭不可即悉出金帛請得脫身去復不聽而使以僞赦令軍中乃去明日朝使至晟召監軍袁敬柔以逆順曉諸將乃聽命刺血以盟晟遣子凝續從帝詔進同平章事賊將又至晟斬于軍餘黨數百人皆捕誅之遷西面行營都統軍中承制除拜乃以前靈武節度使唐弘夫爲行軍司馬中

和元年賊將王璠率衆三萬來攻畋使弘夫設伏以待璠内輕畋懦柔縱步騎鼓而前畋以銳卒數千當賊疏陳而多旗幟乘高伐鼓賊不測衆寡陣未整伏發衆皆囂日暮軍四合鏖戰龍尾坡殺賊三萬級積尸數十里多獲鎧仗璠逃去擒璠子斬之威動京師時諸鎮兵在家内尚數萬無所歸畋招來之厚加慰結乃與涇原程宗楚秦州仇公遇鄜延李孝恭夏州拓跋思恭約盟傳檄天下時王命不出劍門四方謂王室微不能復興及畋檄至遠近感聳各治兵思立功奔問行在巢大懼不敢西謀當是時微畋天子幾

殆、帝聞捷曰、朕知畋不盡儒者之勇乃爾。弘夫取咸陽以釋濟兵、渭水賊伏甲僞走、弘夫與宗楚乘勝入都門、為賊所覆、畋數勑無輕進、二人不聽果敗以鄜夏兵屯東渭橋、行軍司馬李昌言者、屯興平、遣麾下求爲南面都統、輒引兵趨府、畋不意見襲、登城好語曰、吾方入朝、公能戢兵愛人、為國滅賊乎、能則守此矣遂委軍去、昌言自爲留後、衛畋出境、既半道內慙負、即辭疾、詔授太子太傅分司東都、便竄於興元明年召至行在以王鐸將兵復拜畋司空平章事軍務一以咨決、興州戍將孫鄴坐贓抵罪死、畋奏言方關

輔失守、鄭護褒斜有功請免死陳秋見保嵯峨山拒賊農不廢耕請以檢校散騎常侍隸奉天軍制皆可時田令孜恃權有所干請畋不應陳敬瑄欲以官品居宰相上畋曰外宰相安得論品乎卒不肯處其下令孜敬瑄內常銜之賊平帝將還而李昌言自以襲畋而奪之鎮今畋當國內不喜故三人相結而遣客上啓過咎帝得其情不許畋乃引疾去位入見帝曰乘輿東還縣大散關幸鳳翔供張頓峙一委昌言乃可安臣若以宰相從彼且猜阻非所以靖反側也請以散官養疾或羣臣有疑願出臣章示之使知天子

於臣無纖芥者帝以其誠乃授檢校司徒太子太保罷政事以子凝績爲壁州刺史留養徙龍州卒年六十三贈太尉後帝思畋忠力又贈太傅凝績數歲亦卒始李茂貞以博野裨將戍奉天畋召隸麾下委以游邏厚禮之茂貞感其識擢及畋還葬鄭表爲請謚曰文昭天復初與李思恭配享僖宗廟廷又贈宗楚弘大官

宋范純仁

范純仁仲淹子仲淹門下多賢士如胡瑗孫復石介李覯之徒純仁皆與從游晝夜肄業至夜分不寢置

燈帳中帳頂如疊色仲淹沒始出仕知襄城縣襄城
民不蠶織勸使植桑有罪而情輕者視所植多寡除
其罰民益賴慕後呼爲著作林簽書許州觀察判官
知襄邑縣縣有牧地衛士牧馬以踐民稼純仁捕一
人杖之牧地初不隸縣主者怒曰天子宿衛令敢爾
邪白其事於上劾治甚急純仁言養兵出於稅畝若
使暴民田而不得問稅安所出詔釋之且聽牧地隸
縣凡牧地隸縣自純仁始時旱久不雨純仁籍境內
賈舟諭之曰民將無食爾所販五穀貯之佛寺候食
缺時吾爲糴之衆賈從命所蓄十數萬斛至春諸縣

皆饑獨境內民不知也治平中召爲殿中侍御史時
方議濮王典禮宰相韓琦參知政事歐陽修等議尊
崇之翰林學士王珪等議宜如先朝追贈期親尊屬
故事純仁言陛下受命仁宗而爲之子與前代定策
入繼之主異宜如王珪等議繼與御史呂誨等更論
奏不聽純仁還所授告敕家居待罪既而太后手書
尊王爲皇夫人爲后純仁復言陛下以長君臨御奈
何使命出房闈異日或爲權臣矯託之地非人主自
安計尋詔罷追尊起純仁就職純仁請出不已遂通
判安州歷京西陝西轉運副使召還神宗問陝西城

無留意邊功在宋人開此口者讒和局也

郭甲兵糧儲如何、對曰、城郭粗全、甲兵粗修、糧儲粗備、神宗愕然曰、卿之才、朕所倚信、何爲皆言粗、對曰粗者未精之辭、如是足矣、願陛下且無留意邊功、若（數語皆非不及其父矣）邊臣觀望將爲他日意外之患、拜同知諫院、奏言王安石變祖宗法度、掊克財利民心不寧、神宗嘉納之、曰、卿善論事、宜爲朕條古今治亂可爲監戒者、乃作尚書解以進曰其言皆堯舜禹湯文武之事也治天下無以易此願深究而行之、加直集賢院同修起居注、神宗切於求治、多延見疏逖小臣、諮訪闕失、純仁言小人之言、聽之若可采行之必有累蓋知小忘大

貪近昧遠、願加深察、富弼在相位稱疾家居純仁言弼受三朝眷倚、當自任天下之重、而恤已深於恤物、憂疾過於憂邦、致主處身、二者胥失、弼與先臣素厚、臣在諫省、不敢私謁以致忠告、願示以此章、使之自省、及薛向任發運使、行均輸法於六路、純仁言臣嘗親奉德音、欲修先王神助之政、今乃效桑羊均輸之法、而使小人爲之掊克生靈、斂怨基禍、道遠者理當馴致、事大者不可速成、人材不可急求、積敝不可頓革、倘欲事功亟就、必爲憸佞所乘、宜速遠言者而退安石、答中外之望、不聽、遂求罷諫職、改判國子監、去

意愈確執政使諭之曰毋輕去已議除知制誥奏純仁曰此言何爲至於我哉言不用萬鍾無所顧也其所上章疏語多激切神宗悉不付外純仁盡錄申中書安石大怒乞加重貶神宗曰彼無罪姑與一善地命知河中府徙成都路轉運使以新法不便戒州縣未得遽行安石怒純仁沮格因讒者遣使欲捃摭私事不能得竟坐失察僚佐燕遊左遷知和州徙慶州過闕入對神宗曰卿父在慶著威名今可謂世職卿隨父既久兵法必精邊事必熟純仁揣神宗有功名心卽對曰臣儒家未嘗學兵先臣守邊臣尚幼不復

記憶且令日事勢宜有不同陛下使臣繕治城壘愛養百姓不敢辭若開拓侵擾願別謀帥臣神宗曰卿之才何所不能顧不肯爲朕悉心爾遂行秦中方饑擅發常平粟賑貸僚屬請奏而須報純仁曰報至無及矣吾當獨任其責或謗其所全活不實詔遣使按視會秋大稔民讙曰公實活我忍累公邪晝夜爭輸還之使者至已無所負邠寧間有叢冢使者曰全活不實之罪於此得矣發冢籍骸上之詔本路監司窮治迺前帥楚建中所封也朝廷治建中罪掾崇立獲知慶州召爲天章閣待制除給事中時宣仁后垂簾

司馬光爲政將盡改熈寧元豐法度純仁謂光去其泰甚者可也差役一事尤當熟講而緩行不然滋爲民病願公虛心以延衆論不必謀自己出謀自己出則謟諛得乘間迎合矣役議或難回則可先行之一路以觀其究竟光不從持之益堅純仁曰是使人不得言爾若欲媚公以爲容悅何如少年合安石以速富貴哉又云熈寧按問自首之法既已改之有司立文太深四方死者視舊數倍殆非先王寧失不經之意純仁素與光同志及臨事規正類如此元祐初進同知樞密院事初純仁與議西夏請罷兵棄地使歸

所掠漢人執政持之未決至是乃申前議又請歸河漢人予十餘事皆施行邊俘羌酋鬼章以獻純仁請誅之塞上以謝邊人不聽議者欲致其于洮河南故地故赦不殺後又欲官之純仁復固爭然鬼章子卒不至三年拜尚書右僕射兼中書侍郎王覿言事忤旨純仁慮朋黨將熾與文彥博呂公著辯於簾前未解純仁曰朝臣本無黨但善惡邪正各以類分知濮陽軍吳處厚傳致蔡確安州車蓋亭詩以爲謗宜[illegible]后上之諫官欲寘於憲典執政右其說惟純仁與左丞王存以爲不可爭之未定閤太師文彥博欲[illegible]於

嶺嶠純仁謂左相呂大防曰此路自乾興以來荆棘近七十年吾輩開之恐自不免大防遂不敢言及確新州命下純仁於宣仁后簾前言聖朝宜務寬厚不可以語言文字之間曖昧不明之過誅竄大臣今舉動宜與將來爲法此事甚不可開端也且以重刑除惡如以猛藥治病其過也不能無損焉又與王存諫於哲宗退而上疏確卒貶新州大防奏確黨甚盛不可不問純仁面陳朋黨難辯恐誤及善人遂上疏曰王安石止因喜同惡異遂至黑白不分至今風俗猶以觀望爲能後來柄臣固合永爲商鑑今蔡確不必

推治黨人旁及枝葉司諫吳安詩正言劉安世交章擊純仁黨確純仁亦力求罷政出知河南府召還復拜右僕射因入謝宣仁后簾中諭曰或謂卿必先引用王覿彭汝礪卿宜與呂大防一心對曰此二人實有士望臣終不敢保位蔽賢望陛下加察純仁將再入也楊畏不悅嘗有言純仁不知至是大防約畏爲助欲引爲諫議大夫純仁曰諫官當用正人畏不可用大防曰豈以畏嘗言公邪純仁始知之後畏叛大防凡可以害大防者無所不至宣仁后寢疾召純仁曰卿父仲淹可謂忠臣在明肅皇后垂簾時唯勸明

肅盡毋道。明肅上寘，勸仁宗盡子道。卿嘗從之。純仁泣曰、敢不盡忠、宣仁后崩、哲宗親政、羣小力排宣仁后垂簾時事、純仁奏曰、太皇保佑聖躬、功烈誠心幽明共監、議者不恤國事、一何薄哉、遂以仁宗禁言明肅垂簾事詔書上之、曰、望陛下稽倣而行、以戒薄俗、蘇轍論殿試策問、引漢昭變武帝法度事、哲宗震怒曰、安得以漢武比先帝、轍下殿待罪、衆不敢仰視純仁從容言武帝雄才大略。史無貶辭、轍以比先帝。非謗也、陛下親事之始、進退大臣。不當如呵叱奴僕右丞鄧潤甫越次奏曰、先帝法度、爲司馬光蘇轍壞

盡純仁曰不然法本無弊弊則當改哲宗曰人謂秦皇漢武純仁曰轍所論事與時也非人也哲宗爲之少霽轍平日與純仁多異至是乃服謝純仁曰公佛地位中人也轍竟落職知汝州全臺言蘇軾行呂惠須知此難服卿告詞訕謗先帝黜知英州純仁上疏曰熙寧法度皆惠卿附會王安石建議不副先帝愛民求治之意至垂簾之際始用言者特行貶竄今已八年矣言者多當時御史何故畏避不即納忠今乃有是奏豈非覬望邪純仁凡薦引人才必以天下公議其人不知自純仁所出哲宗既召章惇爲相純仁堅請去知潁

旨府徙陳州初哲宗嘗言貶謫之人殆似永廢純仁

前賀曰陛下念及此堯舜用心也旣而吕大防等竄

嶺表會明堂肆赦章惇先期言此數十人當終身勿

徙純仁聞之憂憤欲齋戒上疏申理之所親勸以勿

爲觸怒萬一遠斥非高年所宜純仁曰事至於此無

一人敢言若上心遂回所繫大矣不然死亦何憾乃

疏曰大防等年老疾病不習水土炎荒非久處之地

又憂虞不測何以自存臣曾與大防等共事多被排

斥陛下之所親見臣之激切止是仰報聖德向來章

惇吕惠卿雖爲貶謫不出里居臣向曾有言深蒙陛

下開納。陛下以一蔡確之故常軫聖念今趙彥若已以貶所將不止一蔡確矣願陛下斷自淵衷將大防等引赦原放疏奏忤惇意詆爲同罪落職知隨州明年又貶武安軍節度副使永州安置時疾失明聞命怡然就道或謂近名純仁曰七十之年兩目俱喪萬里之行豈其欲哉但區區之愛君有懷不盡若避好名之嫌則無爲善之路矣聞諸子怨章惇純仁必怒止之江行赴貶所舟覆扶純仁出衣盡濕顧諸子曰此豈章惇爲之哉既至永韓維謫均州其子訴維執政日與司馬光不合得免行純仁之子欲以純仁與

光議役法不同爲請、純仁曰、吾用君實薦以至宰相、昔同朝論事不合、則可、汝輩以爲今日之言、則不可也有愧心而生者。不若無愧心而死、其子乃止、居三年徽宗即位欽聖后同聽政即日授純仁光祿卿分司南京鄧州居住遣中使至永賜茶藥諭曰皇帝在藩邸太后在宮中知公先朝言事忠直今虛相位以待不知目疾如何、用何人醫之純仁頓首謝除觀文殿大學士中太一宮使徽宗又遣中使賜茶藥促入覲仍宣渴見之意純仁乞歸養疾徽宗不得已許之每見輔臣問安否乃曰范純仁得一識面足矣遂遣

上醫視疾疾小愈丐以所得冠帔改服色酬醫詔賜醫章服令以冠帔與族姪疾華以宣仁后誣謗未明爲恨呼諸子口占遺表命門生李之儀次第之云惟宣仁之誣謗未明致保佑之憂勤不顯。

宋韓忠彥

韓忠彥字師朴琦之子少以父任爲將作監簿復舉進士琦罷政忠彥以秘書丞召試館職除校理權天章閣待制知瀛州朝廷以夏人因廢其主秉常用兵西方既下米脂等城砦數十夏人求救於遼遼人移書既至會遣使賀遼主生辰神宗以命忠彥遂以給

事中奉使遼遣趙資睦迓之語及西事忠彥曰此小役也何問爲遼主使其臣王言敷燕于館言敷問夏國胡罪而中國兵不解無失兩朝之懽則善矣忠彥曰問罪西夏於二國之好何預乎使還時官制行章惇爲門下侍郎奏給事中東省屬官封駁宜先禀而後上忠彥奏朝廷之事執政之所行也事當封駁則與執政固已異矣尚何禀議之有詔從其請左僕射王珪爲南郊大禮使事之當下者自從其所畫旨忠彥以官制駁之曰今事于南郊者大禮使既不從中畫旨處分出一時者又不從中書奏審官制之行曽

未期月而廟堂自渝之後將若之何乃詔事無鉅細必經三省而後行。知定州元祐中擢尚書左丞弟嘉彥尚主改同知樞密院事遷知院事哲宗親政更用大臣言者觀望爭言弃簾時事忠彥言昔仁宗始政當時亦多譏斥章獻時事。仁廟惡其持情近薄。下詔戒飭陛下能法仁宗用心。則善矣。知眞定府移定州忠彥在西府以用兵西方非是願以所取之地悉還之以息民力至是言者以爲言降資政殿學士改知大名府徽宗即位召拜門下侍郎忠彥陳四事一曰廣仁恩二曰開言路三曰去疑似四曰戒用兵踰月

拜尚書右僕射中書侍郎上用忠彥言數下詔蠲天下逋負盡還流人而甄敘之忠直敢言若知名之士稍見收用進左僕射兼門下侍郎封儀國公而曾布爲右相多不協言事者助布排忠彥出知大名府又以欽聖欲復廢后爲忠彥罪再降太中大夫懐州居住卒年七十二

宋呂大防

呂大防字微仲京兆藍田人進士及第調永壽令縣無井遠汲於澗大防行近境得二泉欲導而入縣地勢高下衆疑無成大防用考工水地置泉之一法以

古人樹立未有不勤於民事

準之不旬日果疏爲渠民賴之號曰呂公泉遷入權鹽鐵判官英宗即位改太常博士御史闕內出大防與范純仁姓名命爲監察御史裏行首言紀綱賞罰未厭四方之望者有五進用大臣而權不歸上大臣疲老而不得時退外國驕蹇而不擇將帥議論之臣裨益闕失而大臣沮之疆場左右之臣有敗事而被賞與職而獲罪者又言富弼病足請解機務章十餘上而不納張昪年幾八十聰明已耗哀乞骸骨而不從吳奎有三年之喪以其子召之者再遣使召之者又再程戡辭老不能守邊恐死塞上免以尸柩還家

爲請、亦不許。陛下欲盡君臣之分、使病者得休、老者得終。老者得盡其餘年、則進退盡禮。亦何必過爲虛飾、使四人之誠不得自達邪。會執政議濮王稱考、大防上言陛下顧私恩而違公義、非所以結天下之心也。章累十數上、出知休寧縣。哲宗卽位、爲翰林學士權開封府、館伴契丹使。其使黠、語頗反朝廷。大防密摘其隱事詰之曰、北朝試進士至心獨運賦、不知此題於書何出。使錯愕不能對、自是不敢復出嫚詞。遷吏部尚書。夏使來、詔訪以待遇之計。且曰向者所得邊地、雖建立城壘、終慮孤絕難保、棄之則弱國、守之

又有後悔爲當奈何大防言夏本無能爲然屢遣使而不布誠欵者蓋料我急於議和且今使者到闕宜令押伴臣僚扣其不賀登極以觀厥意足以泄情僞矣新收疆土議者多言可棄此慮之不熟也至於守禦之策惟擇將帥爲先太祖用姚内斌董遵誨守環慶西人不敢入侵昔以二州之力禦敵而有餘今以九州之大奉邊而不足由是言之在於得人而已元祐年拜進中書侍郎西方息兵青唐羌以爲中國怯使大將鬼章青宜結犯邊大防命洮州諸將乘間致討生擒之三年日公著告老宣仁后欲留之京師手

札密訪至於四五、超拜大防尚書左僕射兼門下侍郎、大防見哲宗年益壯日以進學爲急請勅講讀官取仁宗邇英御書解釋上之、置于坐右又摭乾興以來四十二事足以爲勸戒者分上下篇標曰仁宗聖學使人主有欣慕不足之意哲宗御邇英閣召宰執講讀官讀寶訓至漢武帝籍南山提封爲上林苑仁宗曰山澤之利當與衆共之何用此也丁度曰臣事陛下二十年每奉德音未始不及於憂勤此蓋祖宗家法爾大防因推廣祖宗家法以進曰自三代以後唯本朝百二十年中外無事蓋由祖宗所立家法最

善臣請舉其略自古人主事母后朝見有時。如漢武帝五日一朝長樂宮。祖宗以來事母后皆朝夕見。此事親之法也。前代大長公主用臣妾之禮。本朝必先致恭。仁宗以侄事姑之禮。見獻穆大長公主。此事長之法也。前代宮闈多不肅宮人或與廷臣相見唐人閨閫有昭容位本朝宮禁嚴密。內外整肅。此治內之法也。前代外戚多預政事。常致敗亂。本朝母后之族皆不預此待外戚之法也。前代宮室多尚華侈。本朝宮殿。止用赤白此尚儉之法也。前代人君雖在宮禁出輿入輦。祖宗皆步自內庭出御後殿豈乏人力哉

亦欲涉歷廣庭稍冒寒暑此勤身之法也前代人主在禁中冠服苟簡祖宗以來燕居必以禮竊聞陛下昨郊禮畢具禮謝太皇太后此尚禮之法也前代多深於用刑大者誅戮小者遠竄惟本朝用法最輕臣下有罪止於罷黜此寬仁之法也至於虛己納諫不好畋獵不尚翫好不用玉器不貴異味此皆祖宗家法所以致太平者陛下不須遠法前代但盡行家法足以爲天下哲宗甚然之大防朴厚惷直不植黨朋與范純仁並位同心戮力以相王室立朝挺挺進退百官不可干以私不市恩嫁怨以邀聲譽凡八年始

終知不懇乞避位、宣仁后曰上方富於春秋公未可
即去、少須歲月吾欲就東朝矣未果而后崩爲山陵
使復命知永興軍使便其鄉社入辭哲宗勞慰甚渥
曰卿暫歸故鄉行即召矣未幾左正言上官均論其
隳壞役法、右正言張商英御史周秩劉拯相繼攻之
貶秘書監分司南京居郢州言者又以修神宗實錄
直書其事、爲誣詆徙安州、凡大忠自渭入對哲宗詢
大防安否且曰執政欲遷諸嶺南朕獨令處安陸爲
朕寄聲問之大防朴直爲人所賣一二年可復相見
也大忠泄其語於章惇惇懼繩之愈力、紹聖四年姦

置衢州至處州信豐而病語其子景山曰吾不復南
矣吾死汝歸呂氏尚有遺種遂薨年七十一次忠請
歸葬許之

延陵顏季亨會通父較

八編類纂卷之二百八十一

左編

臣類　相臣

宋文天祥　被難

文天祥、字宋瑞、吉之吉水人也、體貌豐偉、美皙如玉、秀眉而長目、顧盼燁然、自爲童子時、見學宮所祠鄉先生歐陽修楊邦乂胡銓像、皆謚忠節、欣然慕之、曰、沒不俎豆其間、非夫也、建炎初、邦乂爲建康通判、守臣迎降、而邦乂獨不肯屈膝、以血大書衣裾曰、寧作趙氏鬼、不爲他邦臣、兀朮誘以官、終不屈、大罵求死、遂殺之、年二十舉進士、對策集英殿、時理宗在位久、政理浸怠、天祥以

好考官

出處

法天不息爲對其言萬餘不爲藁一揮而成帝親收
爲第一考官王應麟奏曰是卷古誼若龜鑑忠肝如
鐵石臣敢爲得人賀開慶初元兵伐宋宦官董宋臣
說上遷都人莫敢議其非者天祥時爲寧海軍節度
判官上書乞斬宋臣以一人心不報即自免歸後稍
遷至刑部郎官宋臣復入爲都知天祥又上書極言
其罪亦不報出守瑞州改江南提刑遷尚書左司郎
官累爲臺臣論罷除軍器監兼權直學士院賈似道
稱病乞致仕以要君有詔不允天祥當制語皆諷似
道時內制相承皆呈藁天祥不呈藁似道不樂使臺

臣張志立劾罷之天祥既數斥援錢若水例致仕時
年三十七咸淳九年起為湖南提刑因是故相江萬
里萬里素奇天祥志節語及國事愀然曰吾老矣觀
天時人事當有變吾閱人多矣世道之責其在君乎
君其勉之十年改知贛州德祐初以江上報急詔天
下勤王天祥捧詔涕泣使陳繼周發郡中豪傑并結
溪峒蠻使方興召吉州兵諸豪傑皆應有衆萬人事
聞以江西提刑安撫使召入衛其友止之曰今大兵
三道鼓行破郊畿薄內地君以烏合萬餘赴之何異
驅群羊而搏猛虎天祥曰吾亦知其然也第國家養

有臣庶三百餘年一旦有急徵天下兵無一人一騎入關者吾深恨於此故不自量力而以身狥之庶天下忠臣義士將有聞風而起者義勝者謀立人衆者功濟如此則社稷猶可保也天祥性豪華平生自奉甚厚聲伎滿前至是痛自貶損盡以家貲爲軍費每與賓佐語及時事輒流涕撫几言曰樂人之樂者憂人之憂食人之食者死人之事八月天祥提兵至臨安除知平江府留不遣朝議方擢呂師孟爲兵部尚書封呂文德和義郡王欲賴以求好師孟益偃蹇自肆天祥陛辭上疏言朝廷姑息牽制之意多奮發剛

民等人才生于此門化等諸塗發于此祠惜可惜

斷之義，乞斬師孟釁鼓，以作將士之氣。且言宋懲五季之亂，削藩鎮，建郡邑，一時雖足以矯尾大之弊，然國亦以寖弱，故敵至一州則破一州，至一縣則破一縣，中原陸沈，痛悔何及。今宜分天下為四鎮，建都督統御於其中。以廣西益湖南，而建閫於長沙；以廣東益江西，而建閫於隆興；以福建益江東，而建閫於番陽；以淮西益淮東，而建閫於揚州。責長沙取鄂，隆興取蘄黃，番陽取江東，揚州取兩淮，使其地大力衆，足以抗敵。約日齊奮，有進無退，日夜以圖之。彼備多力分，疲於奔命，而吾民之豪傑者，又伺間出於其中

如此則敵不難却也時議以天祥論闊遠書奏不報元兵攻常州已急始遣天祥就戍十月天祥入平江元兵已發金陵入常州矣宰相陳宜中遣張全將淮兵二千援常州天祥遣朱華將廣贛兵三千從之全自提兵設伏於虞橋麻士龍死之而全不援元師攻華軍廣軍多死於水又薄贛軍尹玉獨當其鋒曾全等皆遁張全擁軍隔河不發一矢華軍渡水者爭挽全軍船全令諸軍盡斷其指軍多溺死全宵遁尹玉孤軍五百人皆殊死戰玉死之士卒存者四人無一人降者天祥欲斬張全督府不聽天祥斬曾全以徇

奏贈尹玉團練使立廟死所官其二子常州破元攻
獨松關急夢炎宜中陳文龍議棄平江趣天祥移守
餘杭天祥未決兩府劄再至遣環衛王邦傑留平江
天祥去平江三月通判王舉之與邦傑開門迎降天
祥屯餘杭守獨松關未幾夢炎遁明年正月除知臨
安府不拜以輕兵赴闕始從天祥初議送吉王信王
閩廣大臣日請三宮渡江太皇太后不允天祥請以
福王甙沂王判臨安以繫人望身爲少尹以輔之有
急宮移三宮當以死衛社稷議不合少保張世傑宿
重兵於六和塔天祥請自將京師義士二十萬與城

内外軍數萬人背城借一戰以爲守世傑不許十八日伯顏至皐亭山距臨安三十里宜中遣使絡繹請解伯顏邀宜中相見宜中許之而遁明日世傑亦遁除天祥樞密使又除右丞相兼樞密不拜元使至上下震恐莫知所爲有旨天祥詣軍前遂與宰相吳堅同行天祥因說伯顏曰宋承帝王正統非遼金比今北朝將欲爲與國乎將毀其宗社乎若爲與國則宜退兵平江或嘉興然後議歲幣與金帛犒師天祥躬督所議悉輸軍前北朝完師以還此爲不戰而全勝策之上也若欲毀其宗社則兩淮兩浙閩廣尚多未

下窮兵取之利鈍未可知、假能盡取、豪傑並起、兵連不和、必自此始、伯顏初以危言折之、天祥謂宋狀元作相。所欠一死報國耳。宋存與存。宋亡與亡。刀鋸在前。鼎鑊在後。非所懼也。何怖我爲。伯顏改容因謝曰、前日已遣程鵬飛詣宋大皇太后簾前聽處分、候鵬飛至、即與丞相定議、伯顏顧天祥舉動不常、疑有異志、留之軍中、遣堅還、天祥怒、數請歸、曰、我之此來、爲兩國大事、何故留我、伯顏曰、勿怒、君爲宋大臣、責任非輕、今日之事、正當與我共之、令忙古台唆都館伴羈縻之、明日丞相與堅賈餘慶樞密院謝堂家鉉翁

劉岊與呂師孟奉降表至伯顏引天祥同坐堅等各就軍歸獨留天祥不遣天祥大罵賈餘慶賣國且責伯顏失信呂文煥從旁慰解之天祥斥言叛逆遺孽當用春秋誅亂賊法文煥謂丞相何故以逆賊見罵天祥曰國家不幸至今日汝爲罪魁非逆賊而何三尺童子猶斥罵汝獨我乎文煥曰守襄陽七年不救是以至此天祥曰呂氏一門父子兄弟受國厚恩不幸勢窮援絶以死報國可也豈有降理汝自愛身惜妻子壞家聲今汝合族爲逆矣尚何言文煥慚恚師孟忿怒云丞相今日何不殺師孟天祥謂汝叔姪賣

降恨朝廷失刑不族滅汝汝今日能殺我得為大宋忠臣足矣豈懼死哉師孟語塞伯顏聞之吐舌云男子男子然自是益留之不復遣還矣賈餘慶歸令學士院詔天下州郡歸元放還天祥所部勤王義士西歸其渡淛歸閩者惟方興朱華鄒渢張抃數人耳伯顏趣天祥臨祈請使吳堅賈餘慶北行天台杜滸從至京口留十日杜滸與余元慶定計謀趨真州不可得舟元慶遇故舊許以白金千兩求之其人云吾為大宋脫一丞相事成豈止白金千兩哉竟得舟促過瓜州賈餘慶等已渡天祥辭以明日同吳丞相渡以

是夕逃至眞州城下眞州守將苗再成出迎喜且泣曰兩淮兵足以興復特二閫小隙不能合從耳天祥問計將安出再成曰今先約淮西兵趨建康彼必悉力以扞吾西兵指揮東諸將以通泰兵攻灣頭以高郵寶應淮安兵攻揚子橋以揚兵攻瓜步吾以舟師直擣鎭江同日大舉灣頭揚子橋皆沿江脆兵且日夜望我師之至攻之即下合攻瓜步之三面吾自江中一面薄之雖有智者不能爲之謀矣瓜步既舉以東兵入京口西兵入金陵要浙歸路其大帥可坐致也天祥大稱善即以書遺二制置遣使四出約結天

生死命也
人生一死
耳何足惜
之度外

祥未至時，揚有脫歸兵言，審遣一丞相入真州說降矣，李庭芝信之，以為天祥來說降也，使再成亟殺之，再成不忍，給天祥出相城壘，以制司文示之，閉之門外，久之，復遣二路分覘天祥，果說降者，即殺之，二路分與天祥語，見其忠義，亦不忍殺，以兵二十人道之揚，四鼓抵城下，聞候門者談制置司下令備文丞相甚急，衆相顧吐舌，乃東入海道，遇兵，伏環堵中，得免，然亦饑莫能起，從樵者乞得餘糝羹，行入板橋，兵又至，衆走伏叢篠中，兵入索之，執杜滸、去虞侯、張慶，矢中目，身被二鎗，天祥偶不見獲，滸解所懷金與卒，獲

事已至此況迫其勢

兒募一樵者以蕢荷天祥至高郵泛海至溫州聞益王未立乃上表勸進以觀文殿學士召至福拜右丞相尋與宰相陳宜中等議論不合乃以同都督諸軍馬天祥使呂武招豪傑于江淮杜滸募兵于溫州天祥欲還溫州進取陳宜中不從葢宜中棄溫州入閩欲倚張世傑復浙東西以自洗濯乃命天祥開府南劒州取江西遂行收兵入汀州遣參謀趙時賞諮議趙孟濚將一軍取寧都參贊吳浚將一軍取雩都劉洙蕭明哲陳子敬皆自江西起兵來會鄒㵯以招諭副使聚兵寧都元兵攻之㵯兵敗同起事者劉欽等

可恨

未必

皆死武岡教授羅開禮起兵復永豐縣已而兵敗被執死於獄天祥聞開禮死製服哭之哀至元十四年元兵入汀州天祥遂移漳州乞入衛時賞孟瀠亦提兵歸獨浚兵不至未幾浚降來說天祥天祥縛浚縊殺之四月入梅州都統王福錢漢英跋扈斬以徇五月出江西入會昌六月入興國縣七月遣參謀張汴監軍趙時賞趙孟瀠等盛兵薄贛城鄒㵯以贛諸縣兵擣永豐其副黎貴達以吉諸縣兵攻泰和吉八縣復其半惟贛不下臨洪諸郡皆送款撫州何時等皆起兵應天祥分寧武軍建康三縣豪傑皆遣人如軍

中受約束元江西宣慰使李恒遣兵援贛州而自將兵攻天祥于興國天祥不意恒兵猝至乃引兵走即鄒㵯于永豐㵯兵先潰恒窮追天祥方石嶺至空坑軍士皆潰天祥妻妾子女皆見執時賞坐肩輿後兵問謂誰時賞曰我姓文衆以爲天祥擒之而歸天祥以此得逸去時賞奮罵不屈有係累至者輒麾去云小小簽廳官耳執此何爲由是得脫者甚衆臨刑同輩自辯時賞叱曰死耳何必然天祥收殘兵奔循州駐南嶺黎貴達潛謀降執而殺之至元十五年三月進屯麗江浦六月入船澳益王昰衛王繼立天祥上

表自効有詔奬諭陸秀夫嘗筆其畧曰方敵氛之正惡鞠旅勤王及皇路之已傾捐軀徇國脱危機於虎口涉遠道於鯨波雖成敗利鈍逆睹之未能而阻險艱難備嘗之已熟如金百錬而益勁如水萬折而必東天祥乞移軍入朝不許又欲入廣州時廣州新復憚天祥威重佯遣舟來迎而中道去之遂不果入六月祥興帝舟自礀州回駐崖山督府累請入覲世傑日以迎候宜中還朝爲辭諸大將多忌天祥又位樞密使出己上皆不便其入加天祥少保信國公母曾封魏國夫人同督府官屬各轉五資以金三百兩犒

兵、天祥移書陸秀夫、天子幼沖、宰相遁荒、制詔敕令。出諸公口。奈何不恤國事。以游辭相距耶。秀夫太息而巳、軍中疫、且起兵士死者數百人、天祥惟一子、與其母皆死、十一月進屯潮陽縣、潮州盜陳懿劉興數叛附爲潮人害天祥攻走懿執興誅之、十二月趨南嶺鄒𣵀劉子俊又自江西起兵來再攻懿等懿乃潛遁元帥張弘範兵濟潮陽天祥方飯五坡嶺張弘範兵突至衆不及戰皆頓首伏草莽、天祥倉卒出走、千戸王惟義前執之、天祥吞腦子不死、鄒𣵀自剄、衆扶入南嶺死、官屬士卒得脫空坑者、至是皆死、杜滸被

執、以憂死、惟趙孟濚逍、天祥至潮陽、見弘範、左右命之拜不拜、踴躍請劒、弘範曰、殺之名在彼、容之名在我、遂以客禮見之、與俱入厓山、使爲書招世傑、天祥曰、吾不能扞父母。乃教人叛父母、可乎。索之固、乃書所過零丁洋詩與之、其末有云、人生自古誰無死、留取丹心照汗青、弘範笑而置之、厓山破、軍中置酒大會、弘範曰、國亡、丞相忠孝盡矣、能改心以事宋者、事皇上、將不失爲宰相也、天祥泫然出涕曰、國亡不能救、爲人臣者、死有餘罪、況敢逃其死而二其心乎、弘範又謂國亡矣、即死誰復書之、天祥謂商亡而夷齊

不食周粟、亦自盡其心耳、豈論書與不書、弘範爲改
容義之、遣使護送天祥至京師、天祥在道不食八日
不死、卽復食、至燕館人供張甚盛、天祥不寢處、坐達
旦、遂移兵馬司、設卒以守之、天祥南冠而囚、坐未嘗
面北、留夢炎說之、被其唾罵、將宋德祐帝降元、封瀛
國公往說之、一見北面拜號、乞回聖駕、平章阿合馬
入館驛坐、召天祥、天祥至、則長揖就坐、馬顧左右曰、
此人生死當由我、天祥曰、亡國之人、要殺便殺、道甚
由你不由你、馬默然去、愽羅丞相張平章倨坐召見
天祥入長揖、問道古時曾有大臣將宗廟城郭土地

分付與別國人了、又逃走去、有此人否、天祥曰、謂天祥前日爲宰相、奉國與人而後去之耶、奉國與人、是賣國之臣也、賣國者有所利而爲之、必不去、去者必非賣國者也、予前除宰相不拜、奉使軍前、尋被拘執、已而有賊臣獻國、國亡當死、所以不死者、以度宗二子在浙東、老母在廣故耳、博羅曰、棄德祐嗣君、而立二王、忠乎、天祥曰、當此之時、社稷爲重、君爲輕、吾別立君、爲宗廟社稷計也、從懷愍而北者非忠、從元帝者爲忠、從徽欽而北者非忠、從高宗者爲忠、博羅語塞、忽曰、晉元帝宋高宗皆有所受命、二王立不以正、

須知日古人臣何嘗以功

是篡也、天祥曰、景炎乃度宗長子、德祐親兄、不可謂不正。登極于德祐去位之後、不可謂篡。陳丞相以太后命奉二王出宮。不可謂無所受命。傅羅等皆無辭、但以無所受命爲解、天祥曰、天與之、人歸之、雖無傳受之命、推戴擁立、亦何不可、博羅怒曰、爾立二王、竟成何功、天祥曰、立君以存宗社、存一日則盡臣子一日之責、何功之有、曰、既知其不可、何必爲、天祥曰、父母有疾、雖不可爲、無不下藥之理。盡吾心焉。不可救、則天命也。今日天祥至此。有死而已。何必多言。博羅欲殺之、而元主及大臣不可、弘範病中亦表奏天祥

忠于所事願釋勿殺乃囚之天祥與博羅語後復自書云自古中興之君如少康以遺腹子起於一旅一成宣王承厲王之難匿於召公之家周召二相立以爲王幽王廢宜臼立伯服爲太子犬戎之亂諸侯迎立宜臼是爲平王漢光武起南陽爲帝蜀先主帝巴蜀皆是出於推戴何論有無傳授之命如唐肅宗即位靈武不禀命於明皇非類於篡然功在社稷天下後世猶無異焉禹傳益不傳啟天下之人曰啓吾君之子謳歌朝覲訟獄者歸之焉漢文帝只是平勃諸臣所立豈有高祖惠帝呂后之命耶春秋古公子

可此見信國之大

入爲君者何限、齊桓晉文其大者也、何謂逃走不當立、羿之於夏、莽丕之於漢、方是簒德祐亡而景炎立、謂之簒何居、可惜當時不曾將此一段言語數陳、頗有餘憾耳、時世祖多求才南官、王積翁言南人無如天祥者、遂遣積翁諭旨、天祥曰、國亡吾分一死矣、儻緣寛假得以黄冠歸故鄕、他日以方外備顧問可也、（未多此一段議論）若遽官之、非直亡國之大夫不可以圖存、舉其平生而盡棄之、將焉用我、積翁欲合宋官等十人請釋天祥爲道士、留夢炎不可、曰天祥出復號召江南、置吾十人於何地、事遂巳、天祥在燕凡三年、坐臥一小樓、

足不履地上知天祥終不屈也與宰相議釋之有以天祥起兵江西事爲言者不果釋十九年有閩僧琴堂以談星見奏言上星犯帝坐宜有變未幾中山有狂人自稱宋主有兵千人欲取文丞相京城亦有匿名書言某日燒蓑城葦率兩翼兵爲亂丞相可無憂者時盜新殺左丞相阿合馬命撤城葦遷瀛國公及宋宗室開平疑丞相者天祥也召入天祥長揖不拜左右強之拜跪或以金楇摘其膝傷天祥堅立不爲動言者力贊從天祥之請從之俄有詔使止之天祥死矣天祥臨刑殊從容謂吏卒曰吾事畢矣南鄉拜

而死數日其妻歐陽氏收其尸面如生年四十七其衣帶中有贊曰孔曰成仁孟曰取義惟其義盡所以仁至讀聖賢書所學何事而今而後庶幾無媿

宋家鉉翁

家鉉翁眉州人以廕補官累官知常州政譽翕然拜端明殿學士簽書樞密院事元兵次近郊丞相吳堅賈餘慶檄告天下守令以城降鉉翁獨不署元帥遣使至欲加縛鉉翁曰中書省無縛執政之理堅奉表祈請于元以鉉翁介之譖成不得命留館中聞宋亡旦夕哭泣不食飲者數月元以其節高欲尊官之以

示南服鉉翁義不二君辭無詭對宋三宫北還鉉翁
再率故臣迎謁伏地流涕頓首謝奉使無狀不能感
動上衷無以保存其國見者無不嘆息文天祥女弟
坐兄故繫奚官鉉翁傾橐中裝贖出之以歸其兄璧
鉉翁狀貌奇偉身長七尺被服儼雅其學邃於春秋
自號則堂改館河間遂以春秋教授子弟數為諸生
談宋故事及宋興亡之故或流涕太息元成宗即位
放還賜號處士錫賚金帛皆辭不受又數年以壽終

宋陸秀夫

陸秀夫字君實鎮江人也登進士第李庭芝鎮淮南

聞其名辟至幕中時天下稱得士多者以淮南爲第一號小朝廷秀夫才思清麗一時文人少能及之性沉靜不苟求人知每僚吏至閤賓主交驩秀夫獨斂焉無一語或時宴集府中坐尊俎間矜莊終日未嘗少有希合至察其事皆治庭芝益器之雖改官不使去已就幕三遷至主管機宜文字咸淳十年庭芝制置淮東擢參議官德祐二年以禮部侍郎使軍前請和不就而反二王走溫州秀夫與蘇劉義追從之使人召陳宜中張世傑等皆至遂相與立益王于福州進簽書樞密院事宜中以秀夫久在兵間知軍務每

事咨訪始行秀夫亦悉心贊之無不自盡旋與宜中
議不合宜中使言者劾罷之張世傑讓宜中曰此如
何時動以臺諫論人宜中惶恐亟召秀夫還時君臣
播越海濱庶事疎畧楊太妃垂簾與群臣語猶自稱
奴每時節朝會秀夫儼然正笏立如治朝或時在行
中悽然泣下以朝衣拭淚衣盡浥左右無不悲動者
屬井澳風王以驚疾殂群臣皆欲散去秀夫曰度宗
皇帝一子尚在將焉置之古人有以一旅一成中興
者今百官有司皆具士卒數萬天若未欲絕宋此豈
不可爲國邪乃與衆共立衛王時陳宜中往占城與

世傑不協、屢召不至、乃以秀夫爲左丞相、與世傑共秉政、世傑駐兵厓山、秀夫外籌軍旅、內調工役、凡有所述作、又盡出其手、雖匆遽流離中、猶日書大學章句以勸學、至元十六年二月、厓山破、秀夫走衛王舟、而世傑劉義各斷維去、秀夫度不可脫、乃仗劍驅妻子入海、即負王赴海死、年四十四、翰林學士劉鼎孫亦驅家屬并輜重沉海、不死被執、搒掠無完膚、一夕得脫、卒蹈海、方秀夫海上時、記二王事爲一書甚悉、以授禮部侍郎鄧光薦曰、君後死、幸傳之、其後厓山平、光薦以其書還廬陵、大德初光薦卒、其書存亡無

從知故海上之事世莫得其詳云

元脫脫

脫脫丞相馬札兒台之子丞相伯顏之從子是時其伯父伯顏爲中書右丞相既誅唐其勢益無所忌擅爵人赦死罪任邪佞殺無辜諸衛精兵收爲已用府庫錢帛聽其出納帝積不能平脫脫幼養於伯顏常憂其敗私謂其父曰伯父驕縱已甚萬一天子震怒則吾族赤矣曷若於未敗圖之其父以爲然復懷疑久未決質之直方直方曰傳有之大義滅親大夫但知忠於國家耳餘復何顧焉當是時帝左右前後

皆伯顏所樹親黨、獨世傑班阿魯爲帝腹心、日與之處、脫脫遂與二人深相結納、而錢唐楊瑀嘗事帝潛邸、爲奎章閣廣成局副使、得出入禁中、帝知其可用、每三人論事、使瑀參焉、五月秋車駕留上都、伯顏時出赴應昌、脫脫與世傑班阿魯謀、欲禦之東門外、懼弗勝而止、會河南范孟矯殺省臣、事連廉訪使段輔、伯顏風臺臣言漢人不可爲廉訪使、時別兒怯亦爲御史大夫、畏人之議、已辭疾不出、故其章未上、伯顏促之急、御史以告脫脫、脫脫曰、別兒怯位吾上、且掌印、我安敢專邪、別兒怯聞之懼、且將出、脫脫度不能

過謀於直方、直方曰、此祖宗法度決不可廢、盍先爲上言之、脫脫入告于帝、及章上、帝如脫脫言、伯顏知出於脫脫、大怒、言于帝曰、脫脫雖臣之子、其心專佐漢人、當治之、帝曰、此朕意、非脫脫罪也、及伯顏擅貶宣讓威順二王、帝不勝其忿、決意逐之、一日泣語脫脫、脫脫亦泣下、歸與直方謀、直方曰、此宗社安危所繫、不可不密、議論之際、左右爲誰、曰阿魯及脫脫木兒、直方曰、子之伯父、挾震主之威、此輩苟利富貴、其語一泄、則主危身戮矣、脫脫乃延二人于家、置酒張樂、晝夜不令出、遂與世傑班阿魯議、候伯顏入朝、會

之戒衛士嚴門出入蝸切悉爲置兵伯顏見之大驚召脫脫責之、對曰、天子所居、防禦不得不爾、伯顏遂疑脫脫益增兵自衛、六年二月伯顏請太子燕帖古思獵于柳林脫脫與世傑班阿魯合謀以所掌兵及宿衛士拒伯顏遂拘京城門鑰、命所親信列布城門下、是夜奉帝御玉德殿召近臣汪家奴沙剌班及省院大臣先後入見出五門聽命中夜二鼓遣太子怯薛月可察兒率三十騎抵太子營取之入城、夜半晁帝又召瑀及江西范滙入草詔數伯顏罪狀夜已四鼓命中書平章政事只兒瓦歹齎詔赴柳林及旦脫

脫坐城門上而伯顏遣騎士至城下問故脫脫曰有
旨逐丞相伯顏所領諸衛兵皆散而伯顏遂南行惠
定詔以馬札兒台為中書右丞相脫脫知樞密院事
馬札兒台移疾辭相位至正元年遂命脫脫為中書
右丞相脫脫乃悉更伯顏舊政奏雪郯王徹徹禿之
冤召還宣讓威順二王使居舊藩以阿魯圖正親王
之位中外翕然稱為賢相二年五月用參議孛羅等
言於都城外開河置閘引金口渾河之水東流達通
州以通舟楫廷臣多言不可而脫脫排群議不納左
丞許有壬言渾河之水湍悍易決而足以為害淤淺

易塞而不可行舟、況南山水勢尚峻金時在城北流入郊野縱有衝決爲害亦輕今則在都城西南若霖潦漲溢加以水性湍急宗社所在豈容僥倖設使成功一時、亦不能保其永無衝決之患帝不聽河成果水急泥壅費用不貲而卒以無功三年詔修遼金宋三史命脫脫爲都總裁官又請修至正條格頒天下帝嘗御宣文閣脫脫前奏曰陛下臨御以來天下無事宜留心聖學頗聞左右多沮撓者設使經史不足觀世祖豈以是教裕皇哉即秘書監取裕宗所授書以進帝大悅太子愛猷識理達臘嘗保育于脫脫家

每有疾飲藥必嘗之而進帝嘗駐蹕雲州遇烈風暴雨山水大至車馬人畜皆漂溺脫脫抱太子單騎登山乃免至六歲還帝慰撫之曰汝之勤勞朕不忘也四年脫脫固辭相位帝問誰可代者以阿魯圖對遂召用之脫脫領宣政院事諸山主僧請復僧司且曰郡縣所苦如坐地獄脫脫曰若復僧司何異地獄中復置地獄邪時有疾漸羸上表辭位乃賜松江田爲立稻田提領所以領之六年左丞相別兒怯不花與阿魯圖言欲謀擠脫脫阿魯圖曰我輩亦當有退休之日人將謂我何終不從乃風御史劾奏阿魯圖不

婦人知大義乃爾

宜居相位、阿魯圖聞之、即辭避出城、所親為之不平、請見上自陳、阿魯圖曰、我博爾朮世裔、豈以丞相為難得邪。但上見命。我不敢辭。今御史劾我。我即宜去。御史臺乃世祖所建、我與御史抗、即與世祖抗矣、汝等勿復言、七年、別兒怯不花為右丞相、以宿憾譖脫脫父馬札兒台、詔徙甘肅、脫脫力請俱行、至河州、召還甘州就養、繼馬札兒台卒、帝念脫脫勳勞、召還京師、八月、命脫脫為太傅、提調宮傳、綜理東宮事、九年、朵兒只太平皆罷相、遂詔脫脫復為中書右丞相、賜上尊名馬、襲衣、玉帶、脫脫既復入中書。恩怨無不報、時開

端本堂皇太子學於其中、命脫脫領端本堂事、又提
調阿速欽察二衛內史府宣政院太醫院事、十年、脫
脫用烏古孫良楨龔伯遂汝中柏等爲僚屬、皆委以
腹心小大之事悉與之謀事行而群臣不知也、吏部
尚書偰哲篤建言更造至正交鈔、請以鈔一貫文省
權銅錢一千文、鈔爲母、而錢爲子、脫脫信之、詔集樞
密院御史臺翰林院諸臣議之、皆唯唯而已、獨祭酒
呂思誠言曰、中統至元自有母子、豈有以故紙爲母、
而立銅爲子者乎、又曰、錢鈔用法見爲一致、以虛換
實也、今歷代錢與至正錢中統至元鈔、交鈔、分爲五

項慮下民藏其實而棄其虛恐不爲國家利偰哲篤曰至元鈔多僞故更之思誠曰至元鈔非僞人爲僞爾且至元鈔人猶識之交鈔人未之識僞將滋多偰哲篤曰錢鈔兼行何如思誠曰錢鈔兼行輕重不倫何者爲母何者爲子遂定更鈔之議以中統交鈔一貫省權銅錢一千文准至元鈔二貫仍鑄至元通寶錢與歷代銅錢並用以實鈔法至元鈔通行如故令民間通用行之未久物價騰湧至逾十倍及兵興所在郡縣皆以物貨相貿易公私所積者皆不行國用由是大乏河決白茅堤又決金堤方數千里民被其

患五年不能塞惟漕運使賈魯以爲必塞北河疏南河以復故道役不大興害不能已於是遣工部尚書成遵等行視河議其疏塞之方以聞遵等自濟濮汴梁大名行數千里掘井以量地之高下測岸以究水之淺深博采輿論謂河之故道斷不可復且曰山東連歉民不聊生若聚二千萬衆於此地恐他日之憂又有重於河患者時脫脫先入魯言聞遵等議怒曰汝謂民將反邪自辰至酉論辯終莫能入明日執政謂遵曰修河之役丞相意已定且有人任其責公勿多言幸爲兩可之議遵曰腕可斷議不可易遂出遵

河間鹽運使用賈魯計請塞之以身任其事出告群臣曰皇帝方憂下民爲大臣者職當分憂然事有難爲猶疾有難治自古河患即難治之疾也今我必欲去其疾而人人異論皆不聽命魯以工部尚書充河防使發河南北兵民十七萬自黃陵岡南達白茅放黃固哈只等口又自黃陵西至陽青村凡二百八十里有奇興功凡五閱月諸埽堤成河復故道脫脫領大司農事西至西山東至遷民鎮南至保定河間北至檀順州皆引水利立法佃種歲乃大稔先是脫脫之西行也別兒怯欲陷之死哈麻屢言于帝召還近

地脫脫深德之。至是引爲中書右丞相，而是時脫脫信用汝中柏，由左司郎中參議中書省事，平章以下見其議事莫敢異同，惟哈麻不爲之下。汝中栢因譖之脫脫，改爲宣政院使，位居第三。於是哈麻深銜之。哈麻嘗與脫脫議授皇太子冊寶禮，脫脫每言中宮有子，將寘之何所。以故久不行。脫脫將出師，以汝中相爲治書侍御史，使輔也先居中。汝中栢恐哈麻必爲後患，欲去之，脫脫猶豫未決，令與也先謀。也先以其有功於已，不從。哈麻知之，遂譖脫脫於皇太子及皇后奇氏。會也先方移疾家居，監察御史袁賽因潤等

承哈麻風旨上章劾之三奏乃允奪御史臺印出都門外聽旨以汪家奴爲御史大夫而脫脫亦有淮安之命十二月辛亥詔至軍中參議龔伯遂曰將在軍君命有所不受且丞相出師時嘗被密旨今奉密旨一意進討可也詔書且勿開開則大事去矣脫脫曰天子詔我而我不從。是與天子抗也。君臣之義何在。勿從。卽出兵甲及名馬三千分賜諸將俾各帥所部以聽、月濶察兒雪雪節制客省副使哈剌答曰丞相此行。我輩必死他人之手。今日寧死丞相前。拔刀刎頸而死、

宋徐羨之

徐羨之東海郯人也爲桓修撫軍中兵曹參軍與高祖同府深相親結義旗建高祖版爲鎭軍參軍與謝混共事混甚知之高祖北伐轉太尉左司馬掌留任以副貳劉穆之初高祖議欲北伐朝士多諫惟羨之默然或問何獨不言羨之曰吾位至三品官爲二千石志願久充今一方已平拓地萬里唯有小羌未定而公寢食不忘意量乖殊何可輕豫其議劉穆之卒高祖命以羨之爲吏部尚書丹陽尹總理留任甲仗二十人出入轉尚書僕射少帝詔曰平理獄訟政道

以官許人此謂朋黨

所先、朕哀荒在疚、未堪親覽、司空尚書令可率衆官月一決獄、少帝義符、居喪無禮、好與左右狎暱、遊戲無度、廬陵王義眞、警悟好文、而性輕易、與謝靈運顏延之慧琳道人、情好欵密、嘗云得志之日以靈運延之爲宰相、慧琳爲西豫州都督、謝顏性褊傲、不遵法度、自謂才能宜參權要、常懷憤悒、嗜酒放縱、羡之等惡義眞與兩人遊、義眞故吏范晏從容戒之、義眞曰、靈運空踈、延之隘薄、魏文帝所謂古今文人、類不護細行者也、但性情所得、未能忘言於悟賞耳、於是羡之等以爲靈運延之搆扇異同、非毁執政、皆出爲郡

熟之名行不義以自遵鑒

守始義眞至歷陽多所求索執政每裁量不盡與義眞怨之表求還都參軍何尚之屢諫不聽時羨之等已密謀廢宋主而次立者應在義眞乃因義眞與宋主有隙先奏列其罪惡廢爲庶人徙新安郡前吉陽令張約之上疏曰盧陵王少蒙先皇優慈之遇長受陛下睦愛之恩故在心必言所懷必亮容犯臣子之道致招驕恣之愆至於天姿夙成實有卓然之美宜在容養錄善掩瑕訓盡義方進退以漸今猥加剝辱幽徙遠郡上傷陛下棠棣之篤下令遠近恇然失圖臣伏思大宋開基造次根條未繁宜廣樹藩戚敦睦

以道人誰無過貴能自新以武皇之愛子陛下之懿
弟豈可以其一眚長致淪棄哉書奏見殺將廢帝時
謝晦爲領軍以府舍内屋敗應治悉移家人出宅聚
將士於府内鎮北將軍南兗州刺史檀道濟先朝舊
將威服殿省且有兵衆召使入朝告之以謀事將發
道濟入宿領軍府中書舍人邢安泰潘盛爲内應其
日守闕道濟兵居前羡之等繼其後由東掖門雲龍
門入宿衛先受處分莫有動者先是帝於華林園爲
列肆親自酤酒又開瀆聚土以象破崗率左右唱導
引船爲樂是夕寢于龍舟在天淵池兵士進殺二人

又傷帝指、扶帝出東閤、收璽綬、群臣拜辭衛送故太子宮、遷于吳郡、侍中程道惠勸立第五皇弟義恭、羨之不許、遣使殺義眞於新安、殺帝於吳縣、時爲帝築宮未成、權居金昌亭、帝突走出昌門、追者以門關擊之倒地、然後加害、傅亮帥行臺百官奉法駕、迎義隆于江陵、尚書蔡廓謂曰、營陽在吳、宜厚加供奉、一旦不幸、卿諸人有殺主之名、欲立於世、將可得邪、時亮已與羨之議害義符、乃馳信止之、不及、羨之大怒曰、與人共計議、如何旋背、即賣惡於人邪、傅亮至江陵、帥百僚詣門上表、進璽綬、諸將佐聞二王死、皆疑不

可東下、司馬王華曰、先帝有大功于天下、四海所服、
雖嗣主不綱、人望未改、羨之中才寒士、亮布衣諸生、
受寄崇重、未容遽敢背德、畏廬陵嚴斷、將來必不自
容、以殿下寬慈、越次奉迎、冀以見德、悠悠之論、殆必
不然、又此五人同功並位、孰肯相讓、就懷不軌、勢必
不行、廢主若存、慮其將來受禍、致此殺害、蓋由貪生
過深、不過欲握權自固、以少主仰待耳、義隆曰、卿復
欲爲宋昌邪、長史王曇首南蠻校尉到彦之皆勸行、
乃命華留鎮荊州、欲使彦之將兵前驅、彦之曰、了彼
不反、便應朝服順流、若使有虞、此不足恃、更開嫌隙

之端、非所以副遠邇之望也、乃遣彥之鎮襄陽、義隆
以府州文武自衛、臺官衆力不得近、部伍參軍朱容
子抱刀處舟戶外、不解帶者累旬、八月義隆至建康、
群臣迎拜于新亭、徐羨之問傅亮曰、王可方誰、亮曰、
晉文景以上人、羨之曰、必能明我赤心、亮曰、不然、義
隆即位、是為文帝、復廬陵王、先封迎其柩、還建康進
羨之司徒、有司奏車駕依舊臨華林園聽訟、詔曰、政
刑多所未悉、可令先二公推訊、乃以三華王曇首為
侍中、竟陵王義宣鎮石頭、元嘉二年、羨之與傅亮上
表歸政、三請、乃許之、羨之乃遜位、退還私第、